

中篇小说卷 上

解放军文艺

600 期纪念文集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编



解 放 军 文 艺 出 版 社

中篇小说卷(上)

解放军文艺 600 期纪念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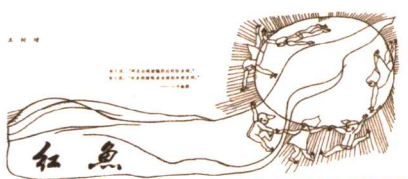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上接第1页）

……

（下接第1页）



红鱼

……



……

……



总编辑 余开国

[illegibl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illegible][illegible]

● ● ●



高粱酒

[illegible]

1. 在《論衡》中，「論衡」二字有兩種解釋：一是指衡器，即秤，二是指論衡之書。《論衡》一書，是王充所著，內容豐富，是中國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論衡》一書，是王充所著，內容豐富，是中國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

[illegible]

父母愛情



染坊之子



「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專題研討會，並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辦。研討會邀請了中國、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加拿大、香港、台灣等國學者，就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問題，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學術交流。研討會期間，與會學者就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學術交流。研討會期間，與會學者就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學術交流。

《解放军文艺》600期纪念文集·中篇小说卷(上)



2
1962

解放军文艺
JIEFANGJUN WENYI



JIEFANGJUN WENYI

解放军文艺



3
1974



JIEFANGJUN WENYI



6
1974
解放军文艺



JIEFANGJUN WENYI



图例图 (注: 王大为)

解放军文艺

3
1976



解放军文艺
JIEFANGJUN WENYI 1984.3

本编辑部 (注: 王大为)
编辑部地址
编辑部电话
编辑部邮编



图例图 (注: 王大为)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编

1984.3

目 录

白云深处有人家	谢雪畴	1
江水不尽流	魏 巍	37
啊,索伦河谷的枪声	刘兆林	69
神岗四分队	崔京生	119
红 鱼	王树增	183
高粱酒	莫 言	217
灵 旗	乔 良	279
马蹄声碎	江奇涛	317

谢雪畴

白云深处有人家

原载于1957年《解放军文艺》9月号

今年五月,我从上海回北京。火车一过滁县车站,我就赶忙把脸凑近右边的玻璃窗上,极力向西望去。

车窗外,迎面飞来了轻盈碧绿的原野,赭色低矮的村庄,匆忙来去的行人和那白云深锁的丛山。这景物,对我说来,都是分外亲切,而且蕴含着无尽深情的。顿时,在我的心上,漾起了一种游子踏上离别多年的故乡土地时的激情。

十几年前,这一带正是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就是我们的部队,我的战友们和我自己,受到党和人民的抚育,因而得以成长壮大起来的故土。同时,又是我们同日本军队、汪精卫的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作过长达八年之久的流血战斗的土地。旅行在这种有着血肉关联的土地上,能不引起重重的回想和感怀吗?

但我这会儿,已顾不得去从容回想那充塞在漫长岁月中的种种艰难险阻,也顾不得去津津回味那如火如荼的战争情景;我的心,已经完全飞越在这些纷至沓来、喷发出浓郁的故乡气息的风物之上,而沉浸到一段永远令我激动的往事上去了。在我的记忆里,出现了一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跛腿,细眯着双眼的老人。他那缠着白纱布的右手,搁在一个十岁模样的小男孩的肩上。

屈指数来,不见这人,已经快十四个年头了。但是,不知什么缘故,他那形象却一直鲜明的色彩,长留在我的胸间。这会儿,我多么希望能在这儿的什么地方见到他啊!



1957年《解放军文艺》
9月号刊登谢雪畴的中篇小
说《白云深处有人家》。插
图：林凡。

这人就是石大松。他的家，就在这白云深锁着的丛山里。

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初秋。

天色眼看要变了。

头顶上，还是一片碧蓝澄清的晴空，而南面和西面，灰蒙蒙的湿云，却净在腾腾飞涌上来。没有雷声，那闪电在浓重密封的云朵中，乍然跃出，霎时又消失了，像海洋深水中狂欢起舞的金色长蛇。风过去，树林里一片飒飒声响。

山，山，四周围山连着山。正西方的那道山脉，峰峦层层叠叠，越靠后，显得越高越大，一直没入到霭霭沉沉的云天间去了。东面的群山，简直就是片汹涌澎湃的海涛，推拥着，起伏不绝。近处的群山，一片葱绿，远处的，就变得深沉郁郁的了。有几处奇峰，惊恐地突起，山峰上，灰白的岩石，闪着斑斑斑斓的色彩。

越来越浓重的湿云，触摸着群山，群山沉浸到云海中去。天地间的界限，渐渐模糊起来，分不出了。在人们视野中，展现出来的，好像一个被风暴卷起的汪洋大海。

三个红军指挥员，蹲在山顶上一丛灌木里。

他们对于这片雄伟离奇的山景，毫无兴趣去观赏。三个人，六只眼，一齐紧张地望住西边，望住他们脚下的几个山头。

山势从他们脚下陡然低陷下去。有一条山涧沿着他们脚下的山麓，

弯弯曲曲,流了开去,把山涧西边的那片连绵起伏的冈峦,横切开来。

这是一片地势略显低洼的冈峦地带。

葱郁色的冈峦,横隔在东面和西面的两条大山脉间,构成了一条天然的缓冲地带。在这些山冈上,林立着数不清的碉楼。这是国民党军队修筑的。碉楼显出混浊的黄土颜色。

山冈后面,一条细长乌黑的铁路线,在横躺着,断断续续,时隐时现。这细长的黑线,挑逗得人们多么心动啊!他们恨不得一迈腿,就跨过它去。但那山头的碉楼,像刺一样,扎进了他们的眼睛,扎进了他们的心坎……

两个年轻的指挥员,不时拿眼瞟那站在他们中间的大个子中年人。大个子中年人大敞开衣襟,露出个宽厚结实的胸膛。他只顾举着望远镜,观察敌军的情势。他的胸脯在剧烈地一起一伏。

“怎么样,看清楚啦?”他放下望远镜,揉了揉眼睛,问两个青年人。

“我早上说的,不假吧?情况比上两次都严重多了!”左边的青年人撅起嘴巴,有些不高兴,又有点得意的样子。虽然天气并不热,他还是摘下八角军帽,捏在手上,当扇子扇风。

“指导员老宋,你看呢?”中年人的眼睛,落在他右边的青年人身上。

“碉楼比以前加多了三成,每座碉楼上的枪眼,也比以前开得密了。白狗子^①是狠心要把我们的去路堵死的!”指导员老宋两眼直望着山脚下林立的碉楼群说。

“嗯,严重,严重,千真万确,比上两次都格外严重!”大个子中年人沉吟着,一字一板地说出他的判断。他猛咳了几声,狠狠地朝铁路线唾了一口,然后,一屁股坐到泥地上,狠声狠气地继续说下去:

“这回呀,能过,也得过;不能过,也得过!”他朝身旁打量了一番,看看没有外人,就把嗓音稍稍压低点,对两个青年人说:“敌人的追兵,离我们只有一天的路程了。今天晚上要是过不去,那就……”

三个人,同时把头艰难地往身后扭转过去。

在他们身后,是一个整军的红军部队。

一整军的人马,这会儿,都隐藏在身后的丛山中。急切地要跨过这条铁路线,进到铁路西边那云雾缭绕的山岳中去。

这一整军的人,自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就留在鄂豫皖苏区里苦战着。蒋介石加紧了对于这块苏区的进攻。他集结重兵,采取碉堡政策,把苏区团团围住,稳扎稳打,步步紧逼。苏区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

^① 红军战士对国民党军队的蔑称。

了,粮食困难,没有盐吃,瘟疫也起来了。眼看大部队难以再坚持下去,指挥部决心摆脱这个困境。几个月来,部队已经两次从中心区里跳出来,转到这敌军的侧后,想越过这条平汉铁路,进到西边的桐柏山区去。

但是,两次都没有成功。

这回,是第三次了。能过得去吗?

“这回要是再不过去,敌人的碉楼,就会修得跟编篱笆一样了!”大个子中年人,略有所思地说。

“团长,你下命令,这回一定得过去。凭咱们这手猛打猛冲,刀山怕不也踩出个缺口来。有什么可含糊的。”指导员老宋性情急躁,血气方刚。上两次队伍没能过得去,他的意见最大。

团长手指着脚下的两个山头,问他左边的年轻人:

“七连长,撕开它,行不行?”

他们脚下的那两个山头,紧靠在一起,偏南的那座,山势低些,地形平坦,像个土馒头。山顶上,有个两层枪眼的圆形碉楼。看土色,是新近才修成的。凭这碉楼的大小来判断,可以断定:里面住有一个班的兵力。这样的据点,确实没有什么可含糊的。可是,紧挨着它的北面的那个碉楼,是筑在一个陡峭的山冈上。冈岭上,净是杂草沙石,没有什么便于隐蔽的物体。要想进攻它,是困难的。碉楼上下,一共七层枪眼。它居高临下,火力可以射向四方八面。就是它,把两边山洼中的道路,严严实实地封锁住了。

按照指挥部的计划,全军今晚要分成若干纵队,强行穿越这条堡垒线。团长现在想从这两个山头上打主意——撕开一个缺口,让自己的部队冲过铁路线去。

“南边这个小土包包,天一黑,我保管拿下来。”团长左边的青年人,七连连长,回答得很肯定。

“北边这个呢?”

“要吃掉嘛,有点那个……”七连长口气变得犹豫起来。

“吃掉是不行的。只能把它困住。”指导员老宋插过来说。

“好,那把它困住。”团长同意指导员的意见。

“就这样,怕也不容易做到的。”连长还不松口。

“困是总得把他困住的。要不,大队怎能突过去?”指导员老宋这意见,与其说是出于他的理智和信心,倒不如说是出于他的热情和勇气。

团长默默地思索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这得看派什么人去,用什么办法打。”

他有条件地同意了老宋的意见。接着又追问了一句:

“你派谁去？”

“三排长，石大松。”老宋不假思索，冲口就说出了这个人来。

团长用探询的目光，望了望七连连长。好像说：你看行吗？

“要派，就只能派他。”七连长一口赞成老宋的主张。

“谁？”团长不放心，再追问一句。

“老杆子，就是那个倔脾气老杆子。”老宋笑着提醒团长。

“哦，就是他呀！”团长恍然大悟。“行，行，这人能行。”团长十分满意，呵呵笑开了。

讲起这老杆子石大松，他跟团长还有一段故事呢：

两年前，团里第一次从白军手里缴来一挺重机枪。团长爱得跟宝物一样，几个营长争着要这挺机枪，他一概拒绝，要留在自己身边。他从全团上千个战士中，挑出九个人来，在团部成立一个机枪班。石大松就是被他挑中的一个，还委任他当了班长呢。在授枪的时候，团长对石大松说：“把这枪交给你了，好好扛着。这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要爱护好。打起仗来，不管你碰到了多大的困难，也不许把它丢了！”石大松一听这话，老大不高兴，就冲团长说：“你这话不是多余吗？！”团长说：“怎么是多余的？”石大松说：“你要以为我是那等贪生怕死，在危险时候会丢枪的人，你就甭叫我来扛它！”说着说着，真动气了。倒是团长让了步，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杆子，好同志，别生气。我知道你是那种肯丢命

1951年《解放军文艺》创刊号刊登陆柱国的中篇小说《风雪东线》。
插图：侯逸民。



不肯丢枪的人。把枪扛起，去吧。”石大松脸上这才回过笑来，把重机枪扛起。后来，机枪缴得多了，放在团部，不方便了，才分配到各营。石大松也就这样离开了团长。

一别经年，团长整天忙着行军打仗的事，那年头，干部伤亡重，流动性大，团长好久没见到石大松，也就淡忘了。加上，红军部队中普遍流行着一种喊绰号的习惯，无拘上下，几乎很少称名道姓，除了在公务上有时喊喊职务名称外，多数场合，都是喊绰号的。从团长说来，石大松这三个字，是显得有点生疏，但“老杆子”这个绰号，却是亲热而又熟稔的。

“这老杆子，什么时候到你们连上当排长的？”团长对于这个过去的机枪班长，忽然异常关切起来。

“他今年春天，害了场大病。在后方医院住了半年。这次临出发前，才从医院赶回来的。”指导员老宋说。

“我说呢，好久不见他了，怎么这会儿忽然又在这里当排长了。那好，就这样，让他干。你把他找来，我来交代他的任务。”

把石大松找来了。

一个近四十岁的汉子。皮肤黝黑，脸颊精瘦，略驼着背，嘴唇上长一层又粗又硬的短髭，两只微凹的眼窝里，闪着一缕寒光。

团长一见他，就亲热地开起玩笑来：

“老杆子，这大把老骨头，留在后方看看仓库罢啦，还到前方来逞什么英雄好汉？”

石大松也笑着喷了喷嘴，回团长说：

“你又小看人啦！‘人老骨头硬，越老越有劲’，生姜还数老的辣啦！”说得四个人都笑了。

团长把任务向他交代明白：

“天一黑，你这个排，就逼拢去，把它困住。记着，不许他冲出一兵一卒来！保证大队过路安全。”

石大松细眯起双眼，把这碉楼周围的地势打量清楚了，才慢腾腾说出两个字来：

“好喽。”

“还有，不许你搞出一个伤亡来。一排人去，一排人回来。”团长又补充交代一句。

这简直是一句拉蛮的话。既要打胜敌人，又不许自己有一个伤亡，这能做得到吗？不过，石大松想了想，也就答应了：

“明白。”

的确，对于团长这有些拉蛮的命令，他是从心上明白的。这会儿，红

军处在长征的路上。完全脱离了苏区,没有了后方的依托,过的是“吃一餐饭,打三回仗”,“三十里行军,四十里跑步”的日子,伤亡、疾病,成了部队生存的一个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了伤员病号,不但没有医院收容,就连带着随军行动,也做不到的,只好就地安置。这真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了。还有一层,部队的兵员,完全没有补充了,病倒一个,伤亡一个,就减少一分战斗力。这种情况,要不严加控制,那就是异常危险的。

团长把任务交代明白,就走了。

这里,连长,指导员老宋,石大松,忙着准备晚上战斗的事。

天快黑时,刮起了大风。雷声隐隐,黑云压住群山,山峰上,云和雾混掺在一起,蒸腾滚动,像大炮发射时喷出的浓烟。天和地,在颤动,在摇晃……

部队就要出发了。

指导员老宋,来到三排,检查战斗准备。战士们早已收拾停当,只等上路了。就是排长石大松,没收拾妥帖。他一个人,盘腿坐在棵大树底下,摆弄着他的驳壳枪,嘴里连咒带骂,一头的火气。

“你怎么啦?”老宋跑过去问他。

“真他妈的,捣蛋。迟不断,早不断,偏偏赶在这会儿来断!妨碍老子的战斗,呸!”他只顾发火,咒骂,全没理会指导员的话。他把枪上的保险带狠劲拉扯着,一下,那皮质的保险带在他手里断成了几截。

这真是急煞人的麻烦事。这夜间,在山地打仗,少不了的跑、跳、蹦、跌、滚、爬,要没有保险带把枪缚牢,挂在脖子上,那枪保不住是要丢失的。偏偏,这会儿保险带断了!他想把它扣个纽结,结起来,不成,一拉又断了;他想用针线缝合好,也是白费力气,一拉,哧啦一声,还是断成了两截。这都因那皮带已经年深月久,磨损腐蚀,不能再用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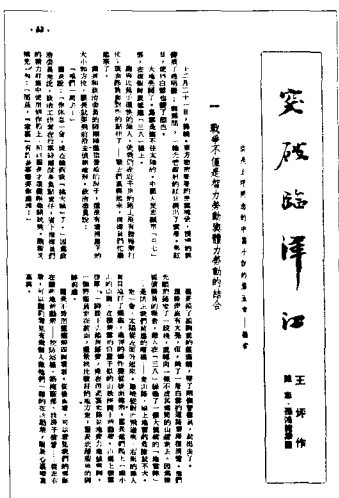
指导员老宋一看这情况,就赶忙对他说:

“不碍事,不碍事!我给你换一根。”

说着,从腰上挂包里掏出根大红丝带来,递给了石大松。石大松接过这丝带一看,哟,好漂亮的货色!色泽光洁,质地牢固,放在手心里一捏,柔软、温润、轻巧。他满心欢喜,抖开来,往枪柄上一扣,问题算圆满解决了。

他一骨碌从地下爬起,手一挥,朝队伍喊了一声:“走!”就往林子外飞奔出去。

夜里,倾盆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1951年《解放军文艺》7月号刊登王坪的中篇小说《突破临津江》。插图：陈志、孙鸿绪。

战斗在近十里宽的山野里同时打响。山野里，雷声、枪声、雨声、风声，搅成一团，汇成为一个轰响的漩涡，在墨黑的夜空中冲击着，回荡着。人们置身在这个轰响的漩涡中，就像陷溺在一个危险的海涛中，再也分辨不出哪是天，哪是地，哪是东，哪是西，只觉得黑茫茫一片骚动；那枪声，竟像是从正面和背后同时射过来的。

石大松领着一排人，向那大碉楼，一步一步逼拢去。他从连部要来几套军装，扎成了几个假人，用绳索把假人串系起来，派出两个战士拉着，在碉楼的正东方缓缓移动；再把从排里精选出来的射手，编成几个小组，悄悄地绕到碉楼的侧后，枪口对准那碉楼的大门，对准碉楼上那些危害部队行动最大的枪眼。敌人想从大门里冲杀出来，遭受了一顿锐利的迎头射击，缩回去了。敌人刚想从那些险要的枪眼中发射，没料到从外面飞来的铅弹把这些枪眼封锁住了。他们从碉楼上丢下照明柴来，透过浓密密的雨丝，他们发现了从正东方方向来的红军部队，于是，他们集中火力，称心快意地射击着，以为抓到了最好的射击目标。

红军大队披风拂雨，沿着各处撕开的缺口，冲过碉堡线，越过铁路，向西挺进。

天拂晓时，连长传来命令：部队撤退。

石大松指挥全排，齐斩斩朝碉楼上放了两梭排子枪。趁敌人被打得蒙头转向的工夫，呼啦一声，从地上爬起，跑过铁路线去。

在铁路西边，指导员老宋正在迎接他们。

石大松一见指导员,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就喊:

“都回来了,一个轻花也没带。”

指导员眼见一排人都安全过得路来,也欢喜得大声叫喊道:

“好,打得漂亮。快跑!”

石大松一脚刚跨过铁路的最后一根钢轨,一个巨大的冲击力量就扑上身来。腿上一阵麻焦火辣。他顿知不妙,鼓起全身气力,拔腿奋跑。

他只向前蹿了几步,就支撑不住,低头一看,呀,满裤脚上热乎乎,黏糊糊的。血,血!一看见血,心就慌了,浑身气力突然消散,头脑里,一阵昏花,天旋地转,身不由己,悠悠晃晃,扑通倒地。

指导员老宋猛冲过来,一把搂住他,背在背上,奋力跑出火线。

过了晌午,队伍在离铁路四十来里的一个小山村里,暂歇下来。

他躺在床上,浑身疼痛,发着高烧,神志昏迷。现在,每一呼吸,都要付出全身的气力。

有人走到自己身边来了。他费尽气力,才把那像千钧沉重的眼皮睁开了一条细缝。眼前一片模糊,人影乱晃,房屋也在摇动着。他把注意力凝集起来,好半天,才认出站在身边的有团长、连长、指导员老宋,还有一个军医。此外,还有些什么人就不真切了。只看见一堆黑鸦鸦的脑袋,在蠕动、在摇晃。军医把他腿上的绷带解开,人们都倾身向前,瞧着,互相交换着眼色,还低声谈了些什么。他不能看清楚每一张脸孔的表情,也听不真他们的谈话,只发现每一张脸,都痛苦地皱缩起来了。团长紧绷着脸,忧伤而又烦恼地扭过头去,手背在眼眶上擦了一把,叹了口气。这时候,他恍惚听见了团长这烦闷的叹息中隐藏着的一句话:“我叫不要搞出一个伤亡来的!看,却搞倒了一个排长!”

人们迟疑地退开去。没有人告诉他伤势的程度。但是,凭着自己的直觉,他心上喊了声:“骨头断了!”头脑里嗡的一声,整个躯体和心灵都一齐往一个深邃漆黑的空洞中,坠落下去……他又昏迷过去了。

他第二次恢复知觉时,已是黄昏了。指导员老宋坐在他身边。老宋喂完了他半碗鸡汤,用湿毛巾给他揩了手、脸,他的精神略好了些。又过了一会儿,宋指导员才艰难地、迟迟疑疑地把伤势告诉了他。老宋的话,证实了他自己的判断。同时,也把组织上的决定,告诉了他: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继续向目的地前进。白军四面追堵得很紧,他得留在当地的便衣队里,调养伤口。

这是明摆着的。他早已料到了。在这种情势下,必须这样,也只能这样。可是,乍一听说,那心呀,毕竟还是同挨锥子刺、挨铁钩抓一样地痛楚难受啊!他使尽全身气力,把牙关咬紧,不让心上的痛楚流露出来。

待到心上的激动和难受稍稍平复了时，他朝枕头底下指了指，从牙齿缝里挤出一个字来：“枪！”指导员会意，探手到枕头底下，把他的驳壳枪抽了出来。

枪上染满了血渍，还有泥污。大红丝带，拴在枪柄上，拖曳到地。

“交了吧！”他呻吟了一声。随后，就赶忙把眼皮紧闭住。一大滴晶莹的热泪，夺眶而出，滚过脸颊。

这是军规。每个伤员都不能把武器随身带走的。

老宋一阵心酸，拿起驳壳枪，把上面的血迹和污泥擦拭干净，迟疑了一会儿，就毅然决然地把那根大红丝带解下，递给了他。说：

“这是我枪上的保险带。我爱人亲手织的。她早挨白狗子杀了……看，这带子多好，又结实，又漂亮，断不了，不褪色……你我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好几年了，这……次……分手，不知哪天……再见面，我把它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指导员一边说，一边早已止不住伤心地抽咽起来。话没说完，就抛下红丝带，冲出门外去了。

便衣队的同志进来，把他放到担架上抬出山村，抬进了一处深山老林，把他藏到一个大石洞中。

乍进石洞，他觉得挺好。四周围一片清静，没有枪声，没有炮响，没有呼喊，没有惊恐。跟战场上的气氛比较起来，这里是一个崭新的天地。虽说石洞里没床，只在青石板上铺了层稻草，但他一点也没有不舒适的感觉。

他的身子一躺到石板上，很快就睡着了。

外面，绵绵秋雨，正在滴滴答答地下着。

他在青石板上不知睡了多久，忽然，洞外面响起了一场骤雨似的枪声，急切的吆喝声、大队奔跑时的脚步声、灌木丛被人群冲拂过去时发出的喧响……他心里一怔，模模糊糊地觉得这正是红军部队在追赶敌人，他自己也正置身在这个冲锋中。他好像看见前面不远处，烟火在灌木丛上空飞扬，鲜红的军旗正在匆忙摆动，他浑身的血都沸腾起来，猛踢腿，向前冲去……一阵剧痛，他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那烟火飞扬的战场消失不见了，横陈在面前的，是一个荒凉寂寞的石洞。一层厚雾似的惆怅，侵袭到他的胸上。

初进石洞时那种宁静舒适的感觉，很快就幻灭了。当疲劳一被睡眠驱走，神志完全清醒过来时，他就真实地体味到这石洞的滋味了。

一个人，孤零零地躺着。睡不着，动不得，伤又痛，心又急。两只终年